

在新舊的城裡

[苏联]赫·木古耶夫著



〔苏联〕 赫·木古耶夫著

在宁靜的小城里

謝光甯譯



江蘇文藝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

这是一本苏联惊险小说。故事发生在苏德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苏军正一天天逼近柏林。德军元帅戈林的一批重要文件仓猝中遗留在被苏军占领的一座小城里。为了不使这批材料落入苏军手中，戈林派同一批特务想劫走这批文件。小城中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美国间谍也参与了这一阴谋，因为文件中有戈林与美国财阀的一批秘密通信，及德国和英、美两国准备单独媾和的秘密会议记录。由于苏军的机智警惕，在德国劳动人民的帮助下，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一批和平敌人的重要罪证终于落入人民手中。

ХАДЖИ-МУРАТ МУГУЕВ

В ТИХОМ ГОРОДКЕ

ДОСААФ 1955

在宁静的小城里

赫·米古耶夫著

谢 光 宁 译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 1/16 字数100,000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0141·576

定 价：(6) 四角二分

伤愈出院以后，我就去寻找向布朗登堡进攻的我們的近卫师团。我来到了一个小城沙加尔特，可是在城里沒找着师团。大約在两星期以前，师团赶走了这儿的希特勒匪徒，現在已繼續前进，追击后退的敌人去了。我們师团中的一个团在这个城市里留下了一支不大的卫戍部队。我找到了卫戍司令——我的老朋友安德烈·馬特洛索夫上校，想向他打听一下我的队伍的去处。我有一个半月左右沒見馬特洛索夫了，这个年紀不算大的人竟消瘦憔悴得厉害，臉上帶着困乏不堪的病容，我見到他的时候，真有些吃惊。

“怎么，亲爱的，奇怪嗎？”馬特洛索夫微笑着說道。“分手的时候我身体棒棒的，現在却完全垮了。干嗎这样仔細地盯着我呀？肩膀怎么样？好了嗎？”

“一切都很好，这点伤算啥！稍微拖了些日子，手已經能活动了。現在該回师团才是，你知道它到了哪儿嗎，安德烈？我已經赶了它三天三夜了，可是連尾巴都沒有看到。”

“师团現在在沙加尔特城西一百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上校回答道。然后，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注意地凝視着我，突然說道：“我知道，謝尔盖，你急着想赶回师团，不过，如果你隔些日子再回去，是沒有多大关系的。同时，在这座小城里，在最近一些时候，我却极需要一位軍官，尤其是象你这样职銜的軍官。”

“为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明天，最迟后天，我一定得到波茲南城去动手术，我的盲腸炎已經拖了很久了。”

上校苦笑了一下。

“我尽力地撑到現在。帶队伍打仗的时候，我想等不打的时候再开刀；后来把我留在这儿担任卫戍司令，我又打算等到有好医生的流动医院来了再說。可是病却不能再拖了。我們的医生警告我，最近几天要是再不动手术，就可能引起腸穿孔、腹膜炎等等危险的并发症。”

“我非常同情你，安德烈，可是我怎样才能帮助你呢？”

“非常简单，參謀部有指令叫我找人代替几天工作，可以請任何一位沒有战斗任务的軍官暫代，你正好还没有归队。晚上你就可以拿到派令，現在你先在这儿安下身来吧！老实說，由你来代替我，再好不过了。何况你德国話又說得挺不錯。”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就接着說：

“別犹豫啦！隔两星期你就可以回前綫的。”

老实說，我真有些为难了。战争时期，我們这些上前綫来的軍官什么事情沒有干过！41年我曾經跟別人一道，在維亞茲美区挖过反坦克壕沟，釘过斜形防御柵，給莫斯科近郊公路旁地雷陣地上的工兵們运过炸藥；在特魯布乞甫斯克附近，从游击区回来的时候，曾經跟一个駕駛員在林中小道上修理过一架被打坏了的我們的“Y-2”式飞机；在斯大林格勒，我还挑过水，夜間常常为了一点珍贵的水爬出战壕。其实水是很近的，可是，就是这五六十公尺的距离，白天你休想爬过去。我們四个人——当时虽然也屬參謀部指揮，但是跟它沒有直接关

联——每晚都身上系着軍用水壺，肩掛着水桶，沿着這條很短但很危險的道路前進着……

“別不安吧！要不了多少時間，對我卻幫了個大忙。”上校向我勸道。

“我該做些什麼呢？”

“做一個司令官，在我從醫院回來以前代替我的職務。”上校說，接着又低低地補充道：“答應吧，親愛的！”我懂得了，這個有病的人是多麼疲乏，多麼需要立刻動手術，你看他的臉色是多麼蒼白呀！

站在上校身後的青年女翻譯員抬起眼睛望着我。看來，她一定很了解上校的疲乏不堪，她一定也很希望我暫時代替他。

“好吧！不管怎樣，我總在這兒等到晚上就是了。只是請快些到參謀部办好手續。”

上校很興奮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走進司令部的院子。這是一個普通的德國院落，柏油鋪的地，有幾棵樹和一些纏在樓下牆壁上的茂密的常春藤。一些佩着臂章的司令部的士兵在院子里走動着。後門口有四個繫着白圍裙、帶着花邊頭飾的德國婦女正在洗滌一大堆脏食具。

我慢慢地踱到街上。大門口站着一些登記求見司令官的德國人。街道上還遺留着不久以前交戰的痕迹。隔壁一座五層樓的煙囪給炮彈炸去了，一根根打斷了的木梁從閣樓上向下垂着。一幢幢房屋的緊緊相連的牆壁上，也到處布滿了榴霰彈和炮彈片的痕迹。街角一座被炸彈炸壞了一半的房屋，很

有倒塌的危險，一些德國救火隊員正在一旁翻掘着瓦礫堆。被炮火毀壞而卷起來的屋頂鐵葉片亂散在林蔭道上，滿街都是碎石與碎磚堆。百來個婦女站成一長串，正在收拾着垃圾和瓦礫，打扫着街道。再往上看，一座被炸去一半的房屋很刺目地聳立着，可以看到二層樓房間里鋪着花邊台布的桌子、碗櫥和一些僥倖存留的食具、孩子玩的洋娃娃，還有一些很對稱地掛在被炸歪了的牆壁上的大相片。

發現了我，排在外面的隊伍騷動起來。一個德國人恭順地脫下了帽子，後面一個也跟着脫下來。一個胖胖的德國婦人谄媚地笑着，行了個屈膝禮。另一個美貌的淡黃頭髮的女子，用一雙修飾過的大眼睛向我這方面瞟着，斯文莊重地微微點了點頭。我舉手向他們還了禮，就急忙退回來，穿過了接待室。哨兵打開門，我走進了司令官辦公室。

“來得正好！暫時請你接見一下這些人吧！然後，不用等我，你就吃午飯好了。我現在上電報局去。”上校從安樂椅上站起身來說道。“一句話，從現在起你就完全代替我來管理這座城市了。要記住，別依賴任何人，一切都要你親自去解決。我要晚些才能回來，大約8點左右。我想，那時候，你的派令就會下來的。好吧，祝你順利！”他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

隔了一會，街上響起了他汽車的喇叭聲，於是，我就成為這個德國城市的“主人”了。

我右邊坐着翻譯員娜嘉，就是半小時前很緊張地注意着我回答上校的那位姑娘。馬特洛索夫告訴我，這位丰腴的、皮膚黑黑的烏克蘭女郎，是四年前從波爾達瓦省某地被德國人

拽到这儿来的。門口站着个挂自动步枪的哨兵，電話員坐在壁爐旁边。

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架青銅色的、刻有爱神象的枝形挂灯。牆上有很多用精致堂皇的框子框起来的名画，其中一幅題名为“腓特烈二世^[注]离开圣苏西島”的图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画家画着这位国王正沿着中国式大塔的台阶走下来。在腓特烈身后，可以看到伏尔泰、三位宫廷貴妇和一个寬肩膀的、头戴三角帽、身穿金綉背心的大臣。不知为什么，这位大臣的面龐忽然把我吸引住了。我走近了些。毫無疑問，我曾經在哪儿見過这人……这种想法的确有些荒唐：十八世紀、圣苏西島、腓特烈大帝和他的随从……我怎么能見過这个寬大、光滑、带着做作的笑容的紅面孔呢？但是我确信，我曾在哪儿見過这人，要不就是見過他的象片。我注意地观察着这幅画，想找画家的签名，可是沒有找到。

这幅画使我感到莫大的兴趣。我把椅子挪近了些，站到椅子上去更仔細地察看着。直到这时候，我才很費勁地在角落上找到了几个很模糊的字迹：“威……尔”，旁边还拖着条很难觉察的花字尾。我退后了几步又反复端詳着这一羣被画家刻划得入微的人象。可是，到底在哪儿，在什么地方見過这令人嫌恶的臃肿的两頰，見過这一双傲慢的眼睛和这一付自以为是的阴森的面孔呢？我陷入了沉思。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有誰的眼光在注視着我。掉头一看，翻譯員急促地避过了我的視線，不自然地笑了笑，說道：

〔注〕 腓特烈二世是十八世紀普魯士王國的一个有名的皇帝。



“对不起，中校同志，您大概是忘了那些来求见的人了吧！”

“这玩意儿把我吸引住了。”我回答道。然后又看了看画，才在安乐椅上坐下，打算等接待完毕以后再来好好研究它。

“让求见的人进来吧！”我命令哨兵道。两个带着文雅的笑容的妇人走了进来，我对她们指了指椅子。跟在她们后面又进来了四个求见的人，他们靠墙坐着等待着轮到自己。

妇人中的一个从桌边侧过身来，瞟了我一眼，接着就很快地唠叨起来。她时而看看自己的同伴，时而看看正在流利地译着她的话的娜嘉。

“这是一个难民，是1942年在非洲、在意大利阵地上被打死的一位军官的寡妇。她请求准许她带着女儿回到原籍汉查乌去。”

“告诉她，出城的问题要等一等。现在所有的难民都得留在原处。”

娜嘉翻译了我的话，这两个求见的人起身走了。一个瘦高个子、喉骨隆起的男子走了过来。其余的人从后面的椅子上顺序往前移动了一下。

“这位先生问，他可不可以结婚。他希望俄国当局能准许他。”

“这是他私人的事，与俄国人无干。”

德国人注意地听了我的回答，满意地点着头，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小心地踏着地毯走了出去。两个姑娘和一位留着淡黄色长发的青年接着坐到前面来。青年侧着头，很有礼貌，

不高不低、不徐不疾地說着。

“这位先生和这几位姑娘是演員。他們請求准許他們在酒吧間演出，收入的一部分可以捐給俄国軍医院。”娜嘉翻譯道。

“叫他們直接去找市長。剧院、酒吧間和电影院全归他那儿管。至于給医院的捐款，这完全不必。苏联早已为自己的伤病員准备好了必需的一切。”

两个羅馬尼亞人和一个保加利亚人来詢問什么时候他們才能回国。一个年紀較大、留着胡須、长方形臉上显得挺有勁的汉子挨近了桌子。門口坐着一位胖胖的妇人，她臉上帶着一種高貴的表情，美麗的眼睛里隱隱含着愁意。她身穿莊重的帶花邊的黑衣。我兩次注意地看了看她那精神飽滿、富于表情、當年想必很有媚力的臉龐，和一双忧愁、沉靜的眼睛。她光滑的双手被衣服的黑色衬托得分外显眼。灰白的头发上戴着鑲有小鑽石扣子的花边头飾。

“她是誰？大概是某一个下落不明的軍官的母亲，要不，就是个將軍夫人……”我暗自想着。

妇人发觉了我的注意，她平靜而帶着倦意地笑了笑，臉上現出了光彩。

“請您不必翻譯，我是俄国人。”坐在剛空出来的安乐椅上的那位留胡須的人突然說道。“我是俄国人！”他又重复了一句。“1909年在唐波夫城中学毕业，然后进了特威尔騎兵学校；1914年跟德国人打过仗，1920年起就一直离开了俄国。”他搔了搔后脑壳，理了理胡子，接着說：“照实說吧！我是从布琼尼炮火下跑出来的。起先到土耳其，随后到塞爾維亞，最后就到

了这儿……”

“你是白卫軍？”

“是的。‘白卫軍’——这是令人恶心的字眼！可事实終归是事实。”

“你需要什么呢？”

“需要？不，不，中校先生！”这个来訪者又理了理头发說道。“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沒这个胆量，也沒有这种权利。我到这儿来……請您相信我，只是为了看一看你們，看一看自己的俄国人，听一听家乡話。哪怕只有一秒鐘的时间能使我感到不是侨民而是真正的俄国人，那我也会異常高兴的。就是这些，中校先生，現在我該走了。”

我对这个人不能不感到惊異。

“你在德国軍隊服务过？”

“不，从来沒有！”他几乎叫了起来。“1919年跟自己人打仗已經夠蠢了。1941年再干，那可真是卑鄙透了。”他直望着我，自信地說道：“真的，我土魯別夫可不是这种下賤貨，我从沒干过法西斯。”

“你叫什么？”

“土魯別夫·亚历山大·阿尔卡吉耶維奇，过去第五亚历山大驃騎兵团的騎兵上尉。”

“这样吧，土魯別夫，你可以不必在这个接待时间来見我，明天晚上七八点鐘到我这儿来，行不行？”

土魯別夫站起身来，看了我一会儿，接着他的臉顫抖着，用断断续續的声音說道：

“衷心感激您，中校先生！”然后，他按照軍人的規矩向后轉，走出了房間。

“一位严肃的大叔！看样子，是受过軍事学校的鍛炼的。”電話員望着这位过去騎兵的后影，贊許地說道。

那位庄重的妇人站起身来，我向她指了指安乐椅，她輕輕地坐了下去。花边衣領稍微敞开了些，我在她滑潤的脖子上看見了貼身挂着的十字架的金鏈条。

“这又是一个可以供人推測的綫索。看来，她大概是来自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我心里暗想。

“我有什么可以給您帮忙的地方嗎？”

“我只简单地談談，不敢打扰司令官閣下的宝貴時間。”妇人用动听的宏亮的声音說道。“是这么回事，从这次倒霉的战争发生以前，直到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本城办着一个有趣而又很有利潤的事业：我开了一家妓院。一开始有八个姑娘，后来增加到十一个，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現在，上帝保佑，这儿的战事总算停了，我的姑娘們想重新恢复旧业，我也有恢复这家妓院的打算，不过現在已經有二十个姑娘了。”

“怎么？……”我打断了她的話。“妓院？”

“是呀！这位太太有一座供人幽会的房子，现在还准备扩充它。”娜嘉淡淡地替她証明道。

德国妇人諂媚地笑着，又温存地低声說了几句。

“她希望司令官先生也能賞光，去喝杯白兰地。”娜嘉繼續譯道。

“告訴她，象这类的事，不屬苏軍司令部管。叫她上市长那

儿去，那儿会给她关于恢复妓院问题的答复。”

妇人听了翻译的话，向我递了个告别的眼光，起身走出去了。

奇怪，她竟是这样一个人！我的推测可大大地失败了……我还在想着，一个不太年轻的圆脸汉子已经跟翻译说起话来

了。

“这位先生是我们这所住宅的主人，昨天才从考斯道尔夫城回来。他是在俄国人逼近沙加尔特城的时候，避到那儿去的。”

“他叫什么？”

“盖茨凯先生，法学博士。”

“告诉他，他的住宅现在全部被司令部占用，叫他暂时另找个地方去安身。”

“这个他知道，并且一点也不抱怨。他现在是住在姐姐那儿。”

“那他需要什么呢？”

“盖茨凯先生只有一个请求，他想取走那幅画。”娜嘉用手指着“腓特烈二世离开圣苏西岛”那幅画说道。“他说，这是他们的传家宝，博士先生恳求司令官先生千万让他拿走他家的这件纪念物。”

听了这些话，盖茨凯（看来，他是听得懂俄国话的）紧张地点着头，祈祷似地合着双手，隔着桌子向我打躬。

“你懂俄国话吗？”我问道。

“啊，懂得很少……懂得一点，不多……很少！”盖茨凯脸

上浮現着笑容，說道。

“那麼，告訴他，娜嘉，等到司令部離開這兒的時候，住宅里的一切，直到一根小釘子，我們都會絲毫無損地歸還原主。可是，要早拿卻不行。”

“我想，中校同志，這幅畫是可以還他的。象這樣的畫這里多着呢！”翻譯員忽然插嘴道。

我奇怪地看着她。一個不太好的想法在我的腦子裡一閃：莫非蓋茨凱給了她賄賂？……

“我已經講過了，我們現在還住在這兒，一切東西就得留在原處。叫他忍一忍吧！”我冷冷地答道。

娜嘉不動聲色地點了點頭。

“可是……我想要的……只是一張畫，一張我們家傳的畫……”蓋茨凱激動地低語道。“這張畫，在我們家保……保存了二百多年了。”

“它會回到你手裡的，只是得等一下。我們根本不需要你的什麼傳家寶。是呀，順便問一聲，這張畫是誰的作品？這站在伏爾泰身後的要人是誰？”我用鉛筆尖指着那身穿金綉背心，頭披長長的法國假發的大臣的傲慢的臉問道。

我覺得，蓋茨凱听了這幾句話，眼中露出一種也不知是滿意也不知是不安的神氣。我注意地觀察着他的神情，可是，他並沒有怎樣。蓋茨凱恭順地听着娜嘉的翻譯，然後，深深地躬了躬身。說道：

“多謝，很好！”接着他又用德語說道：“我和我的全家都完全放心這幅畫了。請轉告司令，這幅畫是著名藝術家威別爾的

手笔。伏尔泰身后站着的大臣是皇上的好友，他的执印官爱里赫·馬利亚·盖茨凱男爵，也就是先高祖。我們就是为了紀念他才珍貴这幅画的。”随后，盖茨凱背对着門，向后退了出去。

已經將近一点鐘，該吃午飯了。我命令值星轉告街上求見的人：午飯前只接見那些已經放进司令部的人。

*

*

*

我剛站起身准备到飯厅去的时候，院外傳來了一陣很高的喧嘩声。

“怎么回事？出去看看，值星！”我命令中士道。

一分鐘后，中士回来了。

“一个德国佬要見您，說有要紧事。哼！簡直有点儿蛮不講理……俄国話倒講得蛮好。”

“接待時間已經过了，叫他三点以后再来。”我說。

就在这时候，娜嘉走进了办公室，不声不响地遞給我一个不大的、角上印有皇冠徽記的藍色信封。

“誰的？”

“福格尔·戈根施坦男爵的，这儿著名的工厂主和过去的市长。在外面鬧的就是他。”

我拆开信封，里面用漂亮的俄文写着：

“尊貴的中校閣下：請原諒我的冒昧。不过，我要麻煩您的事非常紧急，不能再拖延，請只給我三、四分鐘的時間。致以深深的敬祝。您恭順的奴仆胡果·福格尔·戈根施坦男爵”

我沉思着，把信在手中折来折去，詢問似地看着等待回答

的娜嘉。

“他是本城很有声望的人。”翻譯員說。

“請吧！”

一个严肃的、衣服华丽的高个儿走进房里来。他的鬓角已经花白了，头发光滑地梳向两边。他停在門口，微低着头，自我介绍道：

“戈根施坦男爵。”

“坐吧！”我指了指椅子。

男爵坐下了。他用灰褐色的锐利的眼睛和蔼地看着我，那张有点象英国人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注意的神情。

“請原諒，中校閣下！情况迫使我不得不在例外时间来打扰您。是这么回事：前天夜晚，我的兄长爱里赫男爵病故了。他害了很久的狭心症，您知道，这病很厉害而且很难治的。现在亡兄的尸体还在我家摆着，等待着埋葬……”

“这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啊！”男爵叹了一口气說道：“对于亡兄来说，很遗憾，自然是什么帮助也沒用了。不过对于我们，对于他的亲人们，您却可以施以极大的恩惠。”

“那是什么呢？”

“我們的祖坟在城外七公里处的安格留斯墓地，几百年来，我們戈根施坦一姓，几乎全葬在那儿。死者的妻子、他的子女和我，都恳求您，中校閣下，讓我們把不幸的亡兄安葬到祖坟上去。

“尽管葬好啦！我不大明白，这干我什么事？”